



女法医手记

系列

最后的 情爱

王雪梅 著

中国检察出版社



女法医手记

系列

错位的 情爱

王雪梅

著



中国检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错位的情爱/王雪梅著. —北京: 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5. 7
ISBN 7-80185-426-8

I. 错… II. 王… III. 侦探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66814 号

错位的情爱

王雪梅 著

出版发行: 中国检察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石景山区鲁谷西路 5 号 (100040)

网 址: 中国检察出版社 (www.zgjccbs.com)

电子邮箱: zgjccbs@vip.sina.com

电 话: (010)68630384(编辑) 68650015(发行) 68650029(邮购)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省三河市燕山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 × 1168mm 32 开

印 张: 11.25 印张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8 月第一版 2005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85-426-8/D · 1404

定 价: 24.00 元

检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故事梗概

女法医韩颀在省检察院大门外遭遇上访人江小泉的暴力袭击。《北川日报》记者黎明巧遇突发事件，挺身而出，将江小泉制服。

韩颀与黎明一见钟情，两人双双坠入情网。

射击教练、精神病患者江小泉向韩颀发出恐吓信，扬言要用子弹来解决两人之间的問題。

3天后，黎明的尸体在翠明山被人发现。韩颀得知噩耗，当即昏死过去。

与此同时，射击队队长杨冰也在办公室内被人杀害。由杨冰保管的那支江小泉的专用手枪，也不翼而飞。

经北川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法医鉴定，黎明死于颅脑枪弹伤，枪击黎明的子弹正是从江小泉所用的那支专用手枪发出；杨冰死于心脏刺伤，凶器正是江小泉不久前托人从西藏带回的一把藏刀。

北川市刑侦局局长王大力亲临现场，率领警探们将江小泉枪杀黎明、刺杀杨冰的证据一一提取、保全、固定后，连同公安机关的侦查终结报告一并移送检察机关。

江小泉被捉拿归案后，对枪击黎明和刺杀杨冰的行为供认不讳。

两天后，大病初愈的韩颀与王大力一同前往殡仪馆为黎明送行。



看到躺在遗体瞻仰台上的黎明，韩帽大吃一惊。原来，黎明的尸体在死亡后的2小时之内，曾经被人进行了保鲜处理。显然，罪犯企图掩盖黎明死亡的真实时间。

这一发现让韩帽和王大力意识到枪击黎明和刺杀杨冰的罪犯并非江小泉。

罪犯采用何种方法对尸体进行保鲜处理？

韩帽在发现尸体的现场发现了一个隐蔽的山洞，洞内有一条小溪。

山洞内，有一块巨石。在巨石的上面，韩帽发现了疑似阴毛的毛发，还有一个烟头。

经过对黎明尸体的体表检验和小溪流水的成分检测，以及巨石上发现的毛发及烟头唾液的DNA检测，证实了韩帽的推断：死者黎明死后2小时之内，被人放入含有鞣酸和具有高效保鲜作用的微量元素的小溪流水中浸渍。浸渍后的尸体又被罪犯放在洞内巨石上。在此期间，一个与黎明有着刻骨情仇的男人将黎明的部分阴毛强行拔下，还出于复仇心理用烟头烧烫了黎明阴囊的隐蔽处。

在对杨冰的尸体进行的复核检验中，韩帽发现杨冰并非死于他杀而是死于伪装成他杀的自杀。

根据法医学检验，韩帽分析，杨冰自杀前，曾被一个女人诱骗上床，又在这个女人的胁迫下交出了江小泉的枪支。在面临巨大心理压力的情况下，为了保全自己的声誉，杨冰精心伪装了一个看似他杀实为自杀的现场。

杨冰的伪装，被韩帽的复核鉴定所揭穿。

杀害黎明的凶手至少为一男一女。男的与黎明有着刻骨的情仇，女的应该是个与杨冰相识并有能力勾引杨冰上床的人。

《北川日报》女记者蔡婷很快进入警方视线。

经调查，蔡婷与黎明曾经有过一个孩子，这是一个鲜为人知的隐秘。



蔡婷会不会伙同现在的情人周克将负心的黎明杀害。

可是，蔡婷于黎明失踪后不久，也失踪了。

10天后，蔡婷的尸体被人在市郊发现。

难道与黎明有着刻骨情仇的那个男人借蔡婷之手杀害了黎明后，又将蔡婷杀害？

蔡婷的男友、《北川日报》美术编辑周克，成为这一震惊北川的重大系列杀人案的疑凶。

正在此时，《北川日报》主编孙礼文被人发现死在家中客厅。

经法医学检验，蔡婷肚中怀着孙礼文的孩子，这一科学证据说明，蔡婷是孙礼文的地下情人。

蔡婷死于心脏刺伤，凶器与周克用来刻制木版画的刻刀完全同一。但周克拒不承认杀人事实，理由是蔡婷被害致死时，自己远在千里之外，没有作案时间。

根据案情分析，周克和孙礼文都有杀害蔡婷的作案动机。

究竟是孙礼文杀死了蔡婷，还是周克杀死了蔡婷？

警方只能根据蔡婷死亡的时间，来确定周克和孙礼文谁有作案的时间。

韩颀在昆虫学家田野的帮助下，通过法医昆虫学实验，成功地确定了蔡婷死亡的时间，把杀人的疑凶周克送上了审判台。

让王大力意外的是周克和蔡婷与黎明枪击致死一案没有任何关联，因为通过对俩人DNA基因图谱的比对检验，均与现场上遗留的烟头和杨冰生殖器上遗留的女性阴道上皮细胞无缘。

杀害黎明的凶手究竟是谁？

在韩颀的执意坚持和主持下，省检察院技术部门对黎明的尸体进行了解剖检验。

就连韩颀都没有想到，黎明并非死于颅脑枪击伤，枪击仅



仅是个恶意的伪装，这是一个骇人听闻的伪装成他杀的疾病死。

黎明死于高血压病引起的脑溢血。

经过一系列法医学检验，韩帽在黎明口腔内发现了女性阴部上皮细胞，还在黎明的体内发现了高浓度的壮阳药“伟哥”。据此，韩帽认定黎明系性交中猝死。

经过对黎明胃肠内容物的检验，韩帽发现了黎明死前食用的特殊补品。还根据蔡婷死前整理的电子邮件，确定了黎明死亡的时间。

根据韩帽提供的科学依据，事实真相很快大白于天下。

原来，黎明是北川市主管政法工作的副市长吕常云的秘密情人，黎明服用了吕常云给他准备的壮阳药“伟哥”后，在性交中猝死。

事发后，吕常云的女秘书钱丽挺身而出，精心制造了一系列周密的伪装：先是将黎明的尸体进行保鲜处理，一直到吕常云离开北川后，才在黎明的尸体上制造枪击伤假象，然后将尸体从山洞中移出，在移尸现场又导演了一出现场搏斗的假戏。

在此之前，钱丽将自己的射击教练、也是曾经诱奸过自己的仇人杨冰骗上床后，又胁迫杨冰交出江小泉使用的手枪，最终导致杨冰自杀身亡。

为了给吕常云创造与黎明幽会的条件和机会，也为了报复坏男人，钱丽与吕常云的丈夫李天明假意相好。李天明对钱丽一往情深言听计从，因此在钱丽的授意下，李天明被动地参与了为老婆掩盖丑闻的勾当。

正当警方与吕常云正面接触时，吕常云的丈夫李天明意外死在自己驾驶的轿车内。肇事司机正是吕常云的司机常震龙。

常震龙哭着喊着为自己辩解，声称不是自己撞李天明的车，而是李天明撞了自己的车。

交警对事故现场进行了勘查，证实常震龙所言不假。



钱丽出面坦言相告，声称自己给李天明服用了一种特殊的致幻剂，致使李天明与迎面疾驰的车辆剧烈相撞。

韩媚坚持对李天明的尸体进行解剖检验。

通过解剖检验，李天明死因真相大白。原来，李天明早在与常震龙的车辆相撞之前，就因为急性化脓性心内膜炎导致的急性心衰突发心脏骤停。他身上的所有因撞车而引起的损伤，都是死后伤而不是生前伤。

至此，李天明死于毒杀的说法不攻自破。

钱丽是个聪明漂亮、智慧超群、胆量过人的女孩子。在她的成长过程中，曾经有过一段鲜为人知的痛苦经历。这段成长中的畸形经历，使她成为一个对男人有着刻骨仇恨的变态女子。她的变态行为导致江小泉的精神分裂；杨冰的自杀；李天明的气死。当然生气只是导致李天明死亡的诱因，而急性化脓性心内膜炎才是导致李天明死亡的根本原因。

蔡婷是个被男人伤透了心的女人，她外表柔顺，内心狠毒。为了报复伤害自己的男人，她居然精心设计了一个绝妙的他助性自杀。她利用了周克激情犯罪的人格倾向，利用了周克案发时足以杀死自己的作案契机和手中的作案工具，借周克之手完成了自己寻求解脱的心愿，也将周克送上了断头台；她在临终前遗留给孙礼文的绝笔，深深地刺痛了孙礼文的心，导致孙礼文在醉酒状态下的意外死亡；她采用柔弱温顺以亲生骨肉为杀手锏的攻心政策，在准备与情人幽会的黎明心中深深地刻下了一道阴影，使得黎明与吕常云幽会时心情郁闷。吕常云正是为了让黎明开心，才破例让黎明服用了超剂量的壮阳药“伟哥”，最终导致黎明性交中突发高血压致脑溢血死亡。

故事中5位主人公的先后死亡，都是同一个杀手所为，这个连环杀手就是错位的情爱。



目 录

引 子	(1)
第一章	(3)
第二章	(36)
第三章	(74)
第四章	(116)
第五章	(148)
第六章	(171)
第七章	(190)
第八章	(214)
第九章	(243)
第十章	(272)
第十一章	(287)
第十二章	(314)
结 语	(343)
后 记	(345)



引子

2004年3月8日，我和好友吕常云在中亚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手术室外的家属休息室内整整呆了大半天。

手术室内，中亚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妇产科的两位主任医师亲临现场为我们的小妹妹钱丽行子宫全切术。

神采奕奕、精神抖擞的钱丽是8点钟自行步入手术室的。如果不是身着病号服，没人能想到这是一位就要上手术台的病人。

“韩媚姐，祝贺我吧，为我的新生而祝贺！”

在手术室的大门前，钱丽紧紧地拥抱着我，兴奋得就像一位即将步入婚礼殿堂的新娘子。

手术室外，吕常云紧紧地抓住我的手，紧张得全身发抖。

我没心没肺地说：“嗨，大姐，这个手术对我老公他们医院来说简单得整个一个小玩闹，咱甭这么紧张成不？”

吕常云哭得泪人似的：

“韩媚，都怪我，都是我不好。要不是我那场错位的情爱，黎明就不会死。黎明不死，杨冰和李天明也就不会死。如果没有这一连串的死亡，钱丽又怎么可能去坐牢？”



当年的钱丽，她是那么年轻，那么美丽，简直就是如花似玉啊。要不是我的过错，她怎么可能去坐牢，又怎么可能得这么个怪病。

钱丽已经为我受了那么多的苦，上天为什么还要这样折磨她呢？

上天惩罚的，应该是我啊！”

我一边安慰着这个昔日的女市长，一边批驳着她的推论：

“大姐，别把什么事都往自己身上扯。

你要是非得这么推的话，我说根子还在黎明的身上呐。要不是黎明的薄情和无耻，就不会有他那个最后的晚餐。要不是蔡婷安排的那个晚餐，黎明很可能就不会有那样罕见的死。当然，如果没有蔡婷和黎明那场错位的情爱，蔡婷和孙礼文也就不会走到一起又死到一起，周克也就不可能成为阶下囚。”

这一大串莫名其妙的死亡，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这是一个奇特的连环命案，案由起因于一个奇特的上访者和发生在这个奇特的上访者身上的一场错位的情爱。

您要是有心，就听我慢慢给您讲来。

这个故事发生在12年前的一个黄昏。



第一章

1

那天，郁闷之极也疲惫不堪地从机关大院走出，天，已经快要黑了。

不是因为工作，而是因为不得不接受领导的批评教育。

我从不积极主动地为工作而在机关加班加点。加班加点，那是先进工作者和模范党员们的拿手好戏，而我从未当过什么先进，也从没想过争取当回模范过把瘾。于是，我自认为作为一个机关大院里的干部，自己活得还是比较潇洒的，起码不用假模假式地作出一副工作狂的姿态来。

我是一个喜欢浪漫遐想的人，可机关是个最不浪漫的地方。因此，我厌倦机关生活。

只要逃离了机关大院，我总能找到自己的开心天地：也许在回家的路上、也许在自己精心营造的那个安乐窝里、也许在郊外、也许在酒吧、也许在影院、也许在音乐厅。



当然，形形色色的命案现场和我的那座法医楼也是令我十分着迷的地方。对我来说，那是一座深邃的迷宫，那是一片神圣的异域地。

这不，一走出机关大院，我的思绪便像一朵绚丽多彩的小花，在云天雾海中浪漫地旅游。

“韩媚，你这个官僚法医，我跟你拼了！”

在一声震耳欲聋的怒吼中，在一阵让人眼晕的黑色旋风中，我那美丽多彩的浪漫遐想，戛然而止。

尽管那声愤怒的呐喊差点没把我的耳膜穿透，但眼前那团扑面而来的黑色旋风却让我反射性地知道了躲避。

躲避的目的不是为了逃生而是为了反击。

我以极快的速度迅速下蹲，这个动作漂亮极了，因为我取得了重大战绩：攻击我的敌人重重地摔倒在我的身后。

首战告捷，我立即调整作战方案：边将完全下蹲的身体调整到拳击状态的半蹲位，边就地一个360度的大旋转，将身体面对着那个也已经将身体迅速调整到战斗状态的敌人。

“咳！”我用尽全身气力，拼命地喊了一嗓子。右手和右脚全都进入随时准备出击的状态。

是拳击还是脚踢？

拳击就必须一拳击昏敌人。可是，我对自己那小小的拳头可能产生的爆发力和攻击力十分地怀疑。

脚踢的保险系数比较大，因为我知道怎样在要害的部位下脚。不过，这个动作对我来说，做起来很有些下流。

思绪正在犹豫的一闪念中，又是一声大叫穿过我的耳膜，又是一阵旋风从我的身边掠过。

接着，我看到一个矫健的身影恶虎扑狼似地将敌人重重地压倒在自己的身下……

这个意外事件，就发生在省检察院的大门外，可想而知，攻击我的敌人很快就被闻讯赶来的武警战士带到他该去的地方了。





直到整个战斗结束，我才看清了敌人的真面目。

其实，攻击我的这个敌人并不是什么坏人，准确地说，他是一个偏执的上访人。

让人遗憾的是，这个可怜的上访人整个头面部和手臂内侧裸露的部位已是伤痕累累。

毫无疑问，这是在他用尽全身气力向我扑来时，我的那个下蹲动作间接导致的战果。

见识了攻击者的庐山真面目后，我便把感激的目光投向了助战者。

我面带微笑：“你好，我叫韩楣，省检察院的法医。怎么称呼您？”

助战者也是面带微笑，完全没把刚才的那场战斗当回事儿：“你好，韩楣，我是黎明。”

我的脑子那会儿肯定进水了，也许还没完全从突发事件的应激状态中走出来，二傻子式的语言就在稀奇古怪的思维之中从容地蹦了出来：“黎明，这名字挺熟的，好像，好像是个歌手吧。”

“不会吧，韩楣，我是《北川日报》法律部的记者，你不会不知道吧。”

“呦，对、对、对，您的文章写得很棒，我很喜欢。”

这话说得有些假，因为我压根就不知道《北川日报》有个叫黎明的记者。这也难怪，我这人既不喜欢读书也不喜欢看报，就连我们的行业报——《检察日报》都不正眼瞧一下，《北川日报》就更是与我无缘了。

不过，尽管我对记者这个职业并不感兴趣，但黎明的外形却深深地吸引了我的眼球。

虽说我的脑子还有些晕菜，虽说天色已近黑暗，虽说我假模假式地对这个助我一臂之力的男人很不在意。但仅仅几分钟的接触，我对黎明的观察就已经十分到位了。



这是一个英气逼人的男人，他的身高在一米八以上，身形敏捷，体格健硕。我很喜欢他的发型，浓密的头发留着板寸，显得神气十足。我更喜欢他的眼睛，又黑又亮的大眼珠镶嵌在瓦蓝瓦蓝的眼球上，显得分外有神。

这样的眼睛，只要盯上哪个女人，不把她给陷进去才算怪。说实话，是不是真能把别的女人给陷进去，当时我并没多想。但是，这双眼睛却实实在在是把我给陷进去了。

我还是第一次碰到这么炯炯有神的眼睛。

这是我对黎明的第一印象。

2

尽管遭遇上访人义愤填膺的突然袭击，对法医来说绝对是件令人懊丧的倒霉事儿，但原本我还真是没把这事儿当成什么大事儿。

也是，我又没吃什么亏，充其量被吓了一跳，吓死了一大批神经细胞而已。

咳，这些死亡的神经细胞，就全当是为丰富本法医的人生经历而不幸早逝了，没什么了不起的。

嗯，甭说，也没准这场战斗，只是一段爱情之旅的开始呢！

您说邪门不，心脏还没完全恢复到正常状态呐，我居然就有闲心做这么浪漫的遐想！

那天晚上，我的所有活动如常进行，没有受到丝毫的影响。

我和陈如明一起填饱了肚子又滋润精神，无论是在大厦餐厅的餐桌上，还是在音乐厅的咖啡座上，我都没有提及那场战斗。

这可有些反常了，我从来都把陈如明这个老白菜帮子当成



一个倾泻废话脏话的垃圾桶，跟别人不敢说的话，包括我的丑恶思想和肮脏灵魂，全都敢一股脑地倒给他，不管他是否被我恶心死。

那天晚上与陈如明分手后，回到安乐窝里进行精神上浪漫旅游的我，彻夜未眠。

这不眠的夜晚，决不是因为上访人，我压根就没把遭遇上访人袭击的事儿看得太重……

可领导却把这事儿看得相当严重，这是我始料未及的。

“韩楣，不是同志们成心跟你过不去，也不是领导对你有成见。作为一名检察机关的干部，一个省检察院技术部门的法医室主任，你怎么可以对上访人下这么狠的手呐。

再说了，上访人对你提出的质疑并不是无中生有。要我说，你出的那个鉴定结论就是有漏洞嘛，我就奇了怪了，这么显而易见的客观存在，为什么你这个大法医就硬是意识不到这一点呢？

还敢跟上访人打架，你看你干的这都是什么事儿！难怪有群众说你的这种野蛮行为根本就不像个女检察官，倒像个黑社会的女头子。我就不明白了，你这样一个外表看似文静的女法医怎么就能把一个男同志打成那样！

韩楣，你要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深刻的反思！”

我的顶头上司，省检察院技术处的处长丁凡满脸严肃地对我大发其火。

看来，这事儿被传得有些走样。

对此，我连解释的心都没有。事情已经被抹黑了，再想辩白了，那可就费大劲儿了。

在社会上混了这么久，我也算是经过点风雨见过点世面的人了。现如今，原本脸皮很薄的我，居然修炼得已经是脸皮比城墙还要厚上三分了。

去你妈的“群众”，不就是那个躲在阴暗角落里时不时地

